清代永定河下游与白洋淀的农业及其环境效应

王培华[1] 戴国庆[2]

(1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2 北京师范大学 第二附属中学,北京 100088)

【摘 要】清代永定河,自卢沟桥以下,东淀(三角淀)、西淀(白洋淀)以上,称一水一麦之地。永定河带来的泥沙能淤地,增加土壤肥力,秋麦有收,当地人称为铺金地,淤地是永定河水利的特点。又,自康熙三十七年修筑永定河大堤后,下口淤积,至乾隆末年又经历五次改道,所过必淤,导致下游东安、永清、武清、霸州诸河淀,淤积成陆,出现河淤地、河淀淤地等。直隶旗民占种偷垦河淀淤地滩地,种植小麦、水稻和蓝靛等,这不仅解决农户生活,而且增加官府租银收入。可是经济发展和村民居住,严重地侵害河淀蓄水和河道行洪的能力,给环境带来问题。

【关键词】清代;永定河;东淀;西淀(白洋淀);淤地;高粱;小麦;蓝靛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8)02-0128-11

The Agriculture and Its Environmental Effect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Yongding River and Baiyangdian Lake in Qing Dynasty

WANG Pei-hua[1] DAI Guo-qing[2]

(1.History Colleg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The Second High school attatched to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8)

Abstract: Yongding river in Qing dynasty,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Dian pool, was called the land of flood and wheat. The deposition of sediments from Yongding river increased soil fertility and brougt the harvest of autumn wheat. The river silt was called the Gold ground by local people, and it also was the feature of Yongding River's water project. In addition, since the 37th year of Kangxi period, after the dam of Yongding river built, the sediment deposited in lower reaches. It had experienced five times divisions at the end of Qianlong period. Everywhere the river flowed through deposited, it caused the lakes in lower areas(such as Dongan, Yongqing, Wuqing and so on)deposited into flat land and fertile soil, river silt and lake silt appearing. The Manchu people in Zhili province occupied and cultivated the land illegally. They made use of the fields to plant wheat, rice, blue indigotin and so on, which not only solve the livelihood of farmers, but also increase the government rent income. Bu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villagers living, seriously damaged to the ability of lakes saving water and the flood-carry capacity of the river, also brought environment problems.

Key Words: Qing Dynasty; Yongding River; Baiyangdian Lake; silt; sorghum; wheat; blue indigotin

永定河多泥沙,石景山以下河段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原称浑河,俗称小黄河。永定河是否有百

[收稿日期] 2018-01-08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科技专项"全球变化及应对"项目"历史时期以来东亚季风区极端气候变化及机制研究"(2018YFA06)课题"历史时期极端气候变化机制和社会经济影响研究"

[作者简介] 王培华(1962-),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代表性专著有《元明清华北西北水利三论》、《元代北京建都与粮食供应》、《元代北方灾荒与救济》,以及论文《汉唐长安的粮食供应与关中天地人关系》等。戴国庆(1968-),男,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

害而无一利？永定河水利有何特点？永定河带来的泥沙能淤地，增加土壤肥力，秋麦有收，当地人称为铺金地，淤地是永定河水利的特点。又，自康熙三十七年（1698）修筑永定河大堤后，下口淤积，至乾隆末年又经历五次改道，每次改道，所过必淤，淤必改道，导致下游东安、永清、武清、霸州诸河淀，淤积成陆，出现河淤地、河淀淤地等。清初，直隶人地矛盾紧张，加以利益驱动，旗民多占种偷垦河淀淤地滩地，种植小麦、水稻和蓝靛等，这不仅解决失地或少地农户的生活，还增加官府租银收入。可是经济发展和村民居住，严重地干扰东西淀的蓄水和河道行洪，带来环境问题。关于永定河河滩地问题，以往学者有不少研究成果①。2017 年 4 月，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白洋淀周边雄县、容城县、安新县，行政上属雄安新区，把非首都功能迁移到雄安新区。这是国家建设的千年大事。雄安新区所在的白洋淀，历史上称西淀。西淀及其附近的永定河及其下游，在历史上水利和农业状况如何，值得关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这里着重探讨清代永定河下游及西淀地区河淤地农业、村镇发展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为今日永定河流域，京南及雄安新区农业和水利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一、高粱、小麦，此消彼长

高粱：穷人的粮食　华北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夏秋二汛多雨水，低洼下地适宜种高粱。高粱，一年生草本植物，茎高丈余，具有抗旱、耐寒、耐瘠薄、耐涝、耐盐碱等特性，成熟期短，味涩，属粗粮，质粗易朽，多用于酿酒，或荒年救济饥民。甚至有人称高粱是穷人的粮食。冀州武邑（今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人称，当地人中，麦为辅食，贱者则辅之以高粱。此地以北，则家家炊高粱为饭，以高粱为主。高粱为北方粗粮。诸谷去皮，就是细粮，至于高粱，虽舂之，扬之，止谓之粗粮②。徐光启认为，北方低洼下地，宜种高粱。立秋后五日水潦深一丈，不能伤之，堤坝两旁多种高粱，“故北土筑堤二三尺以御暴水，但求堤防数日，即客水大至，亦无害也。”③ 河淀区农民，多在高阜处育苗，待田中积水二三寸时，拔秧苗分种，水涸土干，并力锄治，与高原二三月种者，同时收获，其丰穰超过前者④。永定河堤坝“两傍多种高粱，皆获丰收，菽粟或有损伤”⑤。“北土最下地，极苦涝，土人多种蔺秫，数岁而一收，因之困敝。”蔺秫即高粱。高粱收成不好，数年才有一年丰收，北方人多困弊。上世纪，高粱是穷人的口粮之一，上世纪 90 年代前，凭票证供给粮食，按粗粮供应高粱。现在，高粱作为杂粮，食用很少，大量用于酿酒和喂鸽。

华北冬春干旱少雨雪，农作物需水时节，无水灌溉，农家望雪殷忧，清代皇帝也关心天气，乾嘉至光绪时，孙嘉淦、那彦成、曾国藩等直隶总督，都报告直隶各地雨雪分寸。永定河原名浑河，含沙量大。石景山以下，如宛平、良乡、固安、东安、永清、霸州、永清、武清等地，土性浮沙，渗透性强，不宜禾稻，“土壤叠受河水冲决，故沿河两岸平沙无垠，绝少膏壤。”⑥ 永定河水浊易淤，夏秋伏汛后，留下淤泥，土地肥沃，能种秋麦。孙嘉淦“询之居人耆老，佥云浑水散漫，不过数寸尺余，一日二日即涸，而所过田亩，皆成膏腴，从前过水之时，间有漫淹，不为大害。”⑦ 乾隆十年至十三年（1745–1748），东安（今河北省廊

① 陈茂山：《清代乾隆年间华北水旱灾害及减灾备荒措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编：《水利史论文集》第 1 辑《纪念姚汉源先生八十华诞》，河海大学出版社，1994 年；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三联书店，2009 年；吴文涛：《历史上治理永定河的环境效应》，《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 年第 4 期；王玮璿：《清代永定河的滩地占耕问题》，台湾东吴大学 2012 年硕士论文，指导教师刘铮云。

② 程瑶田：《九谷考》卷 2，皇清经解本。

③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 25《树艺》，崇祯平露堂本。

④ 吴邦庆：《泽农要录》卷 4《树艺第五》，道光刻本。

⑤ 周震荣修，章学诚纂：乾隆《永清县志》卷 8《水道图第三》，道光七年（1827）刻本。

⑥ 钱仲仁等修、王尚义等纂：民国《固安县志》卷 1《地理志》，民国三十一年（1942）铅印本。

⑦ 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 7《直隶总督》，敦和堂刻本。

坊市安次区)知县李光昭论永定河水利:“白露后,诸河水势消落归淀,淀河之流始行迅疾,而永定河伏汛之水,其浑浊较他汛为尤甚。当浑河盛壮之日,正清河力弱之时,惟有受其淤而已。……所过辄淤,……永定河不通舟楫,不资灌溉,不产鱼虾。然其所长,独能淤地 。自康熙三十七年以后,冰窖、堂二铺、信安、胜(滂)【芳】等村,宽长约数十里,尽成沃壤。雍正四年以后东沽港,王庆坨、安光、六道口等村,宽长几三十里,悉为乐土。兹数十村者,皆昔日滨水荒乡也。今则富庶甲于诸邑矣,与泾、漳二水之利何以异哉。”①永定河淀淤泥,使中下游各处都有淤地,发展农业,种植小麦、蓝靛等,改变了原先多种高粱的传统,出现很多村落。李光昭在永定河下口至少六年,所言不虚。

麦:后起之秀　麦,草本植物,一年生或二年生,适宜干爽气候、肥厚土地。春麦,正月种植,立夏可食。秋麦,八月种,来年五月可食。麦,宜饭、宜醋、酿酒、酱、酱油等。河北平原种麦历史悠久。汉武帝时广川人董仲舒建议关中种麦,汉末刘秀吃滹沱麦饭。明万历时,徐光启在天津海滨教民“多艺麦,当不惧涝,涝必于伏秋间,弗及麦也。涝后能疏水,及秋而涸,则艺秋麦;不能疏水,及冬而涸,则艺春麦。近河、近海可引潮者,即旱后,又引秋潮灌之,令沙淤地泽,亦随时艺春秋麦,此法可令十岁九稔也。……又下地,不遇异常客水必收,亦十岁可致七八稔也。”② 麦宜沙淤地泽,不惧涝,沿海、河淀区多种春麦秋麦。伏秋大汛后疏通积水,可种秋麦;如不能及时疏通积水,至冬才能涸出,来年可种春麦;沿海、河淀区,还可引秋潮淤地,令沙淤地润泽,种植春麦。徐光启实验于天津,因为地缘关系,种麦必向永定河下游东安、武清、永清、霸州、固安、文安等地推广。

一水一麦之地　直隶农民,在河堤内种麦,伏秋大汛后留下淤泥,来年收获小麦,官府征收租银,称一水一麦之地。这种土地,直隶最早出现在永定河流域。康熙三十七年前,永定河散漫流动于固安、霸州间,伏秋大汛后,水过留泥,土壤肥力增加,宛平、良乡、固安、霸州间,都能种植小麦。当地人把河淀伏秋大汛害稼、冬春小麦有收之地,称为一水一麦之地。雍正十三年六月永定河南北两岸都有决口,洪水“所经皆淀之斥卤,明年麦大熟。”③ 乾隆三年总河顾琮称:“永定一河湍悍浑浊,易冲易淤,从前无堤夹束,任其散漫南流,沙泥填于田野,澄水会入清河,固、(坝)【霸】之间,称为一水一麦之地,利病原相等。”④ 天津道陈宏谋说,“卢沟桥以下,淀池以上,一望平芜,虽不免年年过水,而水过沙留,次年麦收丰稔,所谓一水一麦是也。”⑤ 淀池,即东、西淀。乾隆十年,东安县令李光昭指出,永定河之利在于能淤地,在河淤地种麦。“浑河所过之处,地肥土润,可种秋麦,其收必倍。谚云:‘一麦抵三秋’,此之谓也。”⑥汪由敦,乾隆十五、六年两次勘察永定河工,遍历沿河州郡,度地形势,说,永定河堤防“妙用居以宽。南北惟所之,往往成滩湾。沙淤最宜麦,三秋夸饱餐(原注:谚云一麦抵三秋)。耰锄日开广,村落亦滋繁。与水争尺地,筑室两堤间。”⑦ 即永定河两岸堤坝宽广,随水流所至,水退后,农民在淤地种麦,既解决吃饭问题,还能上交税粮。乾隆帝二十年(1755)《阅视永定河》称:“一水麦虽成,亦时灾大田”。嘉道时,吴邦庆在霸州实验,结论是“今北方迫近淀泊、水潦易及之地,八九月水退则种秋麦。或春初始涸,即种春麦,如须迟至四五月间,则种艺太晚。”⑧ 种麦时间和土地的选择,都经实验得出,有可行性。直

① 李光昭修,周琰纂:乾隆《东安县志》卷 15《河渠》,乾隆十四年刻本。

②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 25《树艺》,崇祯平露堂本。

③《畿辅安澜志·永定河》卷 8,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④ 陈　琮:《永定河志》卷 13,乾隆三年鄂尔泰奏。

⑤ 李祖陶:《国朝文録续编》“培远堂文录,治永定河说”,同治刻本。

⑥ 周震荣修,章学诚纂:《永清县志》卷 8《水道图第三》,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⑦ 汪由敦:《松泉集》诗集卷 18《奉使阅京畿南北两运河减水坝及永定河下口历香河宁河宝坻武清静海天津青县沧州诸境即事呈使相高公制府方公》,文渊阁四库全书。

⑧ 吴邦庆:《泽农要录》卷 4《树艺第五》,道光刻本。

隶冬春干旱，土壤沙性，经过永定河泛滥淤地，土地肥润，适宜秋麦，秋麦成为永定河中下游的主要粮食作物。道光二十四、二十五年（1844、1845）之春，魏源两次从固安渡永定河。他质询土人习河事者，写道："永定河旧行固安、霸州时，其故道本无堤岸，故散漫于二邑二百里之间，旬日水退，土人谓之铺金地"，有淤地肥麦之功，不粪而肥，"膏淤所及，以夏麦倍偿秋禾，民反为利。"① 固安人称永定河淤地功效为"铺金地"，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永定河淤积有增加土壤肥力之作用。永定河南北两岸堤坝，相距甚远，枯水时，沿河农民堤内种麦，遥堤之内成为一水一麦之地。

这种麦地，不限于永定河流域，直隶其他流域也有这类土地。约乾隆三年至六年间（1738–1741）直隶总督孙嘉淦奏，直隶雄县系一水一麦之地②。"天津、河间两府积水处所，臣详细查勘，皆系四高中洼，比年淹浸，所谓一水一麦之地，专以夏麦为重。"③ 保定府西淀（又称白洋淀）有一水一麦之地。保定府安州（今雄安新区安新县）白洋淀"端村、圈头，皆有行宫。康熙间打水围驻跸处。今其遗址皆民居矣。"④ 赵北口、郭立口都有行宫。康熙帝、乾隆帝多次到白洋淀打水围。乾隆时，安州白洋淀周围淤地种麦，乾隆十三年（1748）奉皇太后阅水围，乾隆帝作《麦》诗："由来一水地，每获二麰秋（原注：谚称一水一麦，每获丰收云。）……更是无公赋，轻租随分投。"⑤ 歌咏白洋淀周围淤地种麦。乾隆二十七年前后直隶总督方观承称："河淤地，直属一切淀泊、河滩、淤地，以及武清、宝坻、宁河、天津等县征粮地亩，系一水一麦之地。"⑥ 一水一麦之地，不限于永定河流域宛平、良乡、固安、霸州、永清、东安、武清四县。凡伏秋经受大汛之害而来春宿麦有收地区，都称一水一麦之地，东西淀周边，大清河，滏阳河，都属海河水系，也都称一水一麦之地。相比一年能有夏秋两收之地，一水一麦之地民生艰难。以一水一麦之地称永定河淤积带来的利害，这是乾隆时才出现的。

麦淀　清代直隶河淀区，种麦收获，比高粱要好。在淀泊命名、民俗、汛期命名、河道工程施工时间等方面，都有反映。永定河尾闾区、西淀泊等淀泊，历来有种麦的传统。宋代有送麦河之称。清代开始有以麦命名淀泊名称的，文安县有秋麦淀，新安县（今雄安新区安新县）有大麦淀、小麦淀、中麦淀。大麦淀，在安新县圈头村西，南北袤一里，东西广一里。大麦淀西为小麦淀，小麦淀西北有中麦淀，皆相连接。麦子淀，在天津县北，塌河淀西，东西长十里，南北四里⑦。以麦命名淀河，反映河水灌溉，河泥淤地，小麦有收的现象。

麦河　小麦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民俗和语言。人们称滹沱河为送麦河⑧。文学作品可补充这方面的知识。河北滦河，又称麦河，小麦扬花灌浆时，麦苗没过膝，家家都给麦子施肥、浇水。主人公，误认麦河为麦田，一脚踩进去，踩了一层河泥浆，既保暖，又营养。麦河，五代十国和明代时叫土河，元代称燕河。乾隆帝视察麦河沿岸的麦田时，赐名麦河。当麦收时节，运麦的大小船只，往来穿梭，店铺码头林立，车水马龙，极为繁华。麦河水是有颜色的，六月就变成金黄色，河流跟麦子的颜色很难分辨。麦收像过节一样，开镰时还要放鞭炮，炸得喜气洋洋。好女人身上，都有麦子的香味⑨。文学作品或民俗资料，可补充历史记载的不足。这些围绕麦产生的民俗，表明麦子已渗透到人民日常生活中。雍正十三年

① 魏　源：《古微堂集》外集卷 6《畿辅河渠议》，宣统元年国学扶轮社本。

② 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 6《直隶总督·遵旨查奏疏》，敦和堂刻本。

③ 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 6《直隶总督·偏灾赈恤疏》，敦和堂刻本。

④ 史梦兰：《尔尔书屋诗草》卷 6 五言绝七言绝《东西淀舟行杂咏》，光绪元年止园刻本。

⑤《御制诗集》卷 29《麦》文渊阁四库全书。

⑥ 戴肇辰：《学仕録》卷 9 同治六年刻本。

⑦《畿辅安澜志·白河》卷 3。

⑧ 张　毅：《方志中的滹沱河》，《沧桑》2010 年 6 期。

⑨ 关仁山：《麦河》第 2 章：《麦河探源》，第 3 章：《螃蟹的味道》。作家出版社，2010 年。

“中亭河岸,涸出田亩一千余顷,晚荞秋菜,尚未失时,其余皆已深耕,以待来春种麦。”① 畿南河淀区州县,多称为一水一麦之地。种麦已成为畿南重要农事,“秦雍之地种麦者十之七,直隶广平、大名等府麦地居十之五,正定、保定、河间、天津等府居十之三。永平、宣化、遵化、蓟等府州麦地不过十之一。”② “北方诸省种麦三倍于种谷,故谚有‘三秋不敌一夏’之语。”③

麦秀,帝王喜乐攸关　清代皇帝,都非常重视直隶等省麦禾长势,春麦、秋禾俱登丰稔则喜,麦不登,京师麦价昂贵,则忧心忡忡。他们巡视直隶宿麦长势,要求直隶报告各地麦收分数等。从种子到长势,收获、价格等,都成为皇帝和直隶总督关心的事务。康熙二十八年(1689)四月,康熙帝说:“自去秋以来,雨雪不能沾足。闻直隶、山西、山东,以至江南、浙江皆旱,心甚忧之。”④ 康熙五十八年(1719)五月初六日谕户部:“朕幸热河,一路麦苗盈野,收成颇佳。但麦熟之岁,往往雨水早而且多。朕留心稼穑,历年最久,所见如此。尔部即速传直隶、河南、山左、山右、口外地方,速将已收之麦,晾干入屯收贮,以免潮湿坏烂,则今年所收足用二年矣。”⑤ 要直隶等地晾晒小麦,及早入屯收贮。麦耐寒、宜雪,谚云“冬无雪,麦不结”。雍正帝于十一年(1733)十一月二十日说,自上冬以及今春直隶、山东地方雨雪稀少,朕心忧虑。天降甘霖,远近沾足,秋禾秀实,大有丰稔之象,朕心不胜感庆。兹闻近水低洼之地,因伏雨稍多,河流涨发,禾稼被淹,人口亦有伤损者,深为悯恻。他要求两省总督动仓谷或帑银,实行赈济⑥。乾隆元年(1736)谕旨:“仲春以来,农事方兴,雨雪时降,麦秋有望,殊属可喜”⑦。乾隆八年(1743),直隶二十六州县受旱,冬月雨雪少,麦苗待泽甚殷,春旱,麦秋收成无望。九年,乾隆帝命高斌购买八沟(今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米,不必计较价格,借给农民麦种、牛等,加赈四月⑧。总之,清代帝王极为关心直隶等省雨雪分数、麦禾长势、收成等。

麦黄汛或麦汛　永定河水势、汛情,以麦汛称之,或据以安排治河工程。古人往往根据植物生长不同阶段的颜色、特征等,来表示农事或计时。东汉桓帝时天下童谣云“小麦青青大麦枯”,唐代杜甫《大麦行》称“大麦干枯小麦黄”,用小麦返青、收获,引出农家生活艰难。北方种植小麦如此普遍,就可以用小麦等植物生长的季节特征或植物本身,来给重要人、物,如河流汛期命名。陈元靓《岁时广记》引《水衡》云⑨,黄河水四月名麦黄水⑩。河流的水位上涨期,即汛期。宋代,“黄河十二月,各有水名,正月名凌解水,二月三月名桃花水,四月名麦黄水,五月名瓜蔓水,瓜正蔓也。六月名扳山水,七月八月荻苗水,荻花正开也。九月名登高水。十月名复槽水落,复故道也。十一月十二月名蹙凌水,冰断复结,蹙起成层也。”⑪ 这是黄河水在十二月中的不同名字。永定河汛期比黄河晚一月,黄河四月水为麦黄水,永定河五月夏至前后五日水为麦黄水,即麦汛。康熙四十年(1701),直隶巡抚李光地疏称“一年内工程紧急,唯桃花、麦黄、伏、秋时候。此时抢修、防护更急,时或半月、十日不等”;“今麦汛将至”云云⑫。即指

① 李卫修,陈仪纂:雍正《畿辅通志》卷 94 允祥《各工告竣情形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方观承:《赈纪》卷 2,乾隆刻本。

③ 法式善:《陶庐杂录》卷 6,嘉庆二十二年刻本。

④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四十三,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乙卯,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

⑤ 李卫修,陈仪等纂:雍正《畿辅通志》卷 2《诏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雍正上谕内阁》卷 13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官修《大清会典则例》卷 67《礼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方观承:《赈纪》卷 1《上谕》,乾隆刻本。

⑨《东坡诗集注》卷十,有“子仁水衡记”、“昌龄水衡记”。《东坡诗集注》卷 23《同王胜之游蒋山》:“子仁,胜之,名益柔”,则王胜之有《水衡记》。昌龄水衡记,不知所出,待考。

⑩ 今北方陇海铁路一线即关中至洛阳一带,小麦收获时间在农历五月下旬六月上旬。唐宋可能提早一个月。

⑪ 曾　慥:《类说》卷 7《水衡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⑫ 李光地:《榕村集》卷 26《请裁河兵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四汛。麦黄汛,又简称麦汛。康熙五十六年(1717)永定河分司齐苏勒奏,本年二月二十日桃汛水发,自柳叉口驾小舟,随大溜前往查勘。请于本年麦黄、伏、秋三汛,将两河水势消长情形,历久试验,奏闻,恭请圣训治理等。康熙谕旨:候此三汛,久试细验,甚好。齐苏勒奏:臣等候至本年麦、伏、秋三汛,详久试看永定河、大清河等消长情形①。根据麦、伏、秋三汛水势涨落、泥沙沉积情形,由康熙帝定夺治理方略。这表明康熙时麦黄汛、麦汛,并称并用。雍正四年允祥和朱轼奏疏称"麦汛早来",乾隆五年(1740)孙嘉淦疏称:"明年凌汛、麦汛、秋汛接踵而至。"② 雍乾前期,麦汛代替麦黄汛一词。永定河之汛期,一凌,二麦,三伏,四秋③。乾隆时,永定河"麦汛:向例,凡疏浚中泓,挑挖引河等工程,俱在枯河时赶办,限麦汛前报完验收",夏至前五日或后五日麦黄水必至,水头一到,石景山厅差人驰报,南北岸厅率同各汛随水查看,或全入新挖中泓引河,或分入旧河。禀报。水出下口,则三角淀厅,率同各汛分查。绘图禀报。"④ 所有挑河工程,必须在麦讯前完工。以小麦称汛期,这是永定河流域独有的。可见,麦,已经渗透到人民日常生活、国家治水和水利管理中。伏汛秋汛后,水落归淀,沙淤停蓄,即播种秋麦。永定河水灾后,政府借给民户麦种,待来年麦熟后归还。可见种麦在经济和救济中的重要。

小麦产区　明清,河淀区产麦,但明代征本色,清代折征银两。夏税征收本色。固安,夏税原额实征小麦 713 石,秋粮粟米 1679 石⑤。霸州,夏税小麦,起运密云、龙庆、古北口仓,以及京师御马仓、酒醋麦局,都折收银两。本色一半,无麦,纳米。清代,折征银两,东安县夏税,原额起运和存留,共银 10522 两零,每石麦折银七八钱不等,则小麦大致 10000 多石,其中有米、粟米、黑豆、青豆、豌豆、大麦、马草、棉布、棉花绒、秫秸,但也有起运到密云驿、龙庆仓、古北口仓、派剩小麦等 300 多石,锦衣卫驯象房仓、外驯象房仓大麦 59 石准小麦 29 石,光禄寺小麦 98 石。用大麦准小麦的折算标准,这反映了麦的重要。清代征收地丁银,从地租丁税银两记载中,不易识别出其本色,可文献透露其小麦收成信息,《东安县志》载,雍正三年麦大熟,乾隆二年春旱无麦,说明麦收或无收的严重。《授时通考》载:宛平县物产,麦有三种,大麦、小麦、荞麦;良乡县物产大麦、小麦、春麦、雁麦、荞麦;固安县土产大麦、小麦。农民"于一水一麦之外,渐种秋禾,且梁茼不已,复尔广植谷豆"⑥,冬小麦、谷、豆的种植,改变滩地的利用方向,使原先菰芦丛生、苇草密布的河滩地,成为膏壤农耕区,"塍畦相望,禾麦郁然"⑦。康熙六十年(1721)孙嘉淦出都,南游齐鲁江浙湖广等地,他看到江北景色,悠然回忆起河北盛夏麦秀景色,"地多湖,四望皆水。高邮以南始见田畴。江北暮春,似河北之盛夏,草长麦秀,花红树绿,风景固殊焉。"⑧ 河北盛夏,麦秀景色,深入心脾。

二、水稻与蓝靛,暂时的补充

河淀淤地上,不仅种植着麦谷豆类,还种稻、种靛,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增加秋粮种类和官府租银收入。永定河下游和东西淀有种稻区。康熙五十五年(1716)霸州以南文安,积水成潦,水退后,"周行村落,人无惨悴,户有盖藏,居然乐郊,顿忘泽国。……已乃税足,弊乡风景亦异,湖淀半成阡陌,樯橹多变

① 陈琮纂:《永定河志》卷 10《奏议》,康熙五十六年十月,永定河分司齐苏勒奏。

② 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 7《直隶总督·永定复故疏》,敦和堂刻本。

③ 张之洞修,缪全荪纂:《顺天府志》卷 40《河渠志五》,光绪十二年刻,十五年重印本。

④ 陈琮纂:《永定河志》卷 7《修守事宜》,清钞本。

⑤ 郑善述修,潘昌纂:《固安县志》卷 3《赋税》,康熙五十三年刻本。

⑥《清高宗实录》卷 790,乾隆三十二年七月乙巳,中华书局,1977 年。

⑦ 王履泰:《畿辅安澜志·清河卷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⑧ 贺长龄修,魏源纂:《清经世文编》卷 6《学术六》孙嘉淦《南游记(节录)》,光绪十二年思补楼重校本。

轮辕”①；“明年春水益浅，民秔稻其中，收数十万斛。”② 文安、大城、霸州、任邱、天津等州县个别村落，如霸州东北煎茶铺等数村，文安毕家房、朱家庄等十数村，保定府安州垒头村、新安县马家寨，都有稻作。河淀区稻米能满足北京周边部分官民需要。雍正四年，天津、静海、武清等三州县稻田 623 顷 87亩。文安一带多至 3000 余顷，安州、新安、任邱等三州县多至 2000 余顷。每亩可收稻谷五六七石不等③。雍正五年（1727）八月底，畿辅二十七州县新开稻田共计 4000 余顷，约收禾稻 200 余万石④。文安、霸州、涿州、水田种植水稻，市贩至永清⑤。乾隆十八年规定，霸州稻米，径解易州，充陵寝官兵俸饷⑥。

直隶种稻，并不普遍。乾隆二十七年（1762）工部侍郎范时纪奏，请饬直隶州县，于低洼处疏浚种稻，“霸州、文安、固安、宝坻、天津、静海、沧州、青县等处地低，遇水多之年，即广种秧稻，水小仍可布种秋禾黍稷。即不能皆成稻田，或行于数县数村。”⑦ 乾隆谕曰：“此不过偶以近来一二年间，雨水稍多，竟似此等地亩，素成积潦之区。殊不知现在情形，乃北省所偶遇。设遇冬春之交，晴霁日久，便成陆壤。盖物土宜者，南北燥湿，不能不从其性。即如附近昆明湖一带地方，试种稻田，水泉最便，而蓄泄旺减不时，灌溉已难遍给。傥将洼地尽令改作秧田，当雨水过多，即可藉以潴用，而雨泽一歉，又将何以救旱？从前近京议修水利营田，未尝不再三经画，始终未收实济，可见地利不能强同。”⑧

乾隆帝认为，近京以干旱为主，水多只是暂时的，不可遍种水稻。于是他将范时纪奏折寄直隶总督方观承阅看。方观承调查后说，京南州县洼地能种稻，惟霸州东北煎茶铺等数村，文安毕家房、朱家庄等十数村，保定府属安州垒头村、新安县马家寨近滨洼地俱宜稻，遇水歉仍听种黍粟。固安、宝坻等处未便概施⑨。原因在于，“固安沙地，非稻所宜。宝坻、津、静、青、沧皆水咸土卤，天津蓝田久废，是其明验。且为诸河下游，河淀相连，古洼排列，既不可以筑堤湮水，亦非寻常沟濠所能宣泄，向来皆俟海河、运河水退大势，乃得减掣。其中一水一麦之地居多，非蓄泄即事秋耕者可比。况侵耕占种，致妨水道，近日河工，正坐此患，尤未便一概而施。”⑩ 即永定河中下游淤地多为一水一麦之地，不宜种稻，只有个别村落宜稻。不一概而论，反映乾隆皇帝和直隶总督方观承在指导河淀区农业种植品种上的分类指导思想。

光绪七年（1881），朱以增奏，文安、大城、霸州、任邱、天津等处，种稻甚多，而苦无销路。朱以增建议，将湖南、江西应交稻米折交银两，在直隶采买稻米⑪。所谓种稻甚多，只是东淀附近，不能说明永定河淀淤地种稻多。直隶人民不惯食米，多食高粱、小麦、杂面，京城贫民食杂面，说明直隶作物品种和民食之间有直接关系。李鸿章说：“北省民食，本以杂粮为宜，惟京城情形稍有不同：流寓者惯食大米、麦面；贫者多食杂面。若运往高粱、小麦等项，必须发交粮铺、碾磨成面，方能出售。”⑫ 南人流寓京师者习

① 陈仪：《陈学士文钞》卷 17《与梁明府书》，乾隆五年兰雪斋刻本。

② 陈仪：《陈学士文钞》卷 10《梁明府（缵素）传》，康熙六十年辛丑卒（1721），乾隆五年兰雪斋刻本。道光《济南府志》卷 38《梁缵素传》：康熙四十七年由教授知齐河县，道光二十二年刻本。

③ 李卫修，陈仪等纂：雍正《畿辅通志》卷 94《水利营田》，雍正刻本。

④ 允禄修：《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卷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周震荣修、章学诚纂：乾隆《永清縣志》卷 10，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⑥ 福趾修：《户部漕运全书》卷 68《截拨事例》，光绪刻本。

⑦《八旗通志》卷 193《人物志 73·范时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八旗通志》卷 193《人物志 73·范时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八旗通志》卷 193《人物志 73·范时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 贺长龄修，魏源纂：《清经世文编》卷 108 工政十四方观承《覆奏酌辦水利疏》，乾隆二十七年，光绪十二年思补楼重校本。

⑪ 光绪朝《东华续录》卷 43，光绪七年九月甲子朱以增奏。

⑫ 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 47《变通京城平粜折（光绪九年九月初八日）》，民国景金陵原刊本。

惯食米,北方贫民多食高粱、小麦和杂面。这说明直隶民众不惯食米,不能说明直隶种稻多。

河淀区还种植染料植物蓝。蓝为染料植物属,约有四种:马蓝、木蓝、菘蓝、蓼蓝。木蓝分布最广,其茎叶制成染料,称为蓝靛,为染料中最重要者①。清代永定河流域和东北都有种植。如今,蓝,广泛分布于闽广浙赣云贵川等地。

嘉庆十四年(1809)王念孙为永定河道时称:"古九十九淀之名,今则半成平陆。始而藉沙滩,夹壅淤泥,便栽靛草,继而加粪土,培成高地,即种稻粱。"② 农民在河淤沙滩地亩,种植靛草,继而加培成高地,再种植粮食作物,使河淀滩地,成为农耕地。或者"种稻之田,未放水以前,或种麦,或种蔬,及蓝,迨四五月收刈,始行播种,则迟。故栽秧之法,即所以广地力也。"③ 依地中积水情况,决定种麦、蔬、蓝、稻。清初在直隶永定河流域,八旗圈地和民户投献的土地上,有种植蓝靛的靛户靛丁。内务府的靛庄,领靛户壮丁 5 名,后增为 7 名。投充靛户,每户给地五十亩,交水靛百斤。内务府、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的靛户,其靛地坐落顺天、保定、河间、永平、天津等府州县④。正白旗的靛户,其靛地坐落于天津、保定等所属州县等。靛丁,征水靛百斤,交广储司⑤。镶白旗的靛户,其靛地分布宛平、良乡、固安、永清、武清等⑥。靛户需要交纳蓝靛。织染局有靛户百人,各给地二十四亩,每户岁输蓝靛百斤,除供染外,余靛折征银,纳广储司库⑦。织染局有蓝靛厂二处。靛户种靛,对农民有示范作用。靛青,非雨不殖,河淀滩地,适宜种靛,"近时直民亦善种靛,夹取河淀中淤泥,壅作畦田,撒子而生。若不水潦,可刈三次,头杈足本,二三杈皆余利也。染色可同淮靛,其利则倍之。"⑧

北方有直靛、淮靛。直靛,分布于直隶各县,淮靛分布于河南、江淮流域;直靛与淮靛齐名。"种蓝一亩,利谷田十亩。"⑨ 利之所在,日趋日众,沿河淀农民,趋之若鹜。乾隆十年,直隶总督高斌制订河淤地亩章程,"直隶河淀淤地,无碍水道,可资耕种者,分给贫民认种,每户自十亩至三十亩。如私垦年久,未经升科,在百亩以内者,仍听本人自种输租;其百亩以上多余之地,遽行撤出,毋许绅衿富户以及豪强胥吏,诡名侵占。其应纳租数,如种稻、种靛等地,每亩八分,于秋后征收"。旱地种麦禾者,租银自三分至六分不等⑩。种靛,租银高于种麦禾。蓝靛,成为永定河下游的经济作物。"直隶淀泊河滩地亩分季征收之法",即"专种夏麦者,于麦后征收;兼种秋禾者,分麦禾两季征收",能够增加官府收入,后来被相关官员推广到山东安山湖⑪。以租银作为永定河治理之费。霸州交蓝靛银 39 两⑫。如果按每亩征租银八分计,霸州当种植蓝靛 488 亩。固安蓝靛银 45 两⑬,当种蓝靛 563 亩。东安县蓝靛银 30 两⑭,当种蓝靛 375 亩。这些额征蓝靛银两,是河淤地亩所交租银,为治河经费之一。农民自行垦种河淀淤地种靛,而

① 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 386《实业考九》,民国景十通本。

② 王念孙:《王石臞先生遗文》卷 1《查勘新旧唐河潴龙河并东西淀应浚情形禀稿》,嘉庆十四年十一月。

③ 吴邦庆:《泽农要录》卷 4《树艺第五》,道光刻本。

④《清文献通考》卷 5《田赋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八旗通志》卷 67《土田志·内府庄园数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大清会典则例》卷 34《户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大清会典》卷 92《织染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卫　杰:《蚕桑萃编》卷 27《染政·淮靛直靛》,光绪浙江书局刻本。

⑨ 黄辅臣:《营田辑要·外篇》附考《杂植》,同治成都刻本。

⑩ 福长安等纂:乾隆《钦定工部则例》卷 40《河工》,海南出版社,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

⑪ 成瓘纂:道光《济南府志》卷 37《方观承》,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⑫ 朱廷梅修,孙振宗纂:康熙《霸州志》卷 6《起运》,康熙十三年刻本。

⑬ 郑善述修,潘昌纂:康熙《固安县志》卷 3《徭役》,康熙五十三年刻本

⑭ 李光昭修,周琰纂:《东安县志》卷 7《解支》,乾隆十四年刻本。

未升科的,还不在此数之内。可见,河淀区在种秋麦等旱地作物外,又增加水稻、靛草等水田作物,而蓝靛又成为经济作物。

三、蟹舍鱼庄村镇,宛如江南风景

农业的发展,使下游地区许多小村落得到发展,成为著名村镇或集市。在永定河下游出现一些重要村镇,霸州胜芳镇、信安镇等,大多得益于河淀滩地淤地的开发。乾隆十年,东安县知县李光昭写道:"自康熙三十七年以后,冰窖、堂二铺、信安、胜芳等处宽长约数十里,尽成沃壤。雍正四年以后东沽港、王庆坨、安光、六道口等村,宽长几三十里,悉为乐土。兹数十村者,皆昔日滨水乡也。今则富庶甲于诸邑矣。故浑河者患在目前,而利在日后。目前之患有限,而日后之利无穷也。"① 冰窖,今河北省永清县三圣口乡冰窖村;堂二铺,今河北省霸州市堂二里镇,信安、胜芳、东沽港等都是霸州乡镇;王庆坨、六道口都是天津武清区乡镇。这两块宽长约数十里、近三十里的地区,都因为永定河河道改道和淤积,成为农耕区,"昔年文、霸所属信安、胜芳等村,乃滨水荒乡。自康熙戊寅(康熙三十七年)改河以后,湍流旁衍,地肥土润,今且畦塍相望,宛如江南风景。一麦抵三秋,舆人诵之。"②

康熙时,淀泊面积大。霸州、文安有水淀,为水围打鱼之所③。东西淀之间,蟹庄鱼舍村落,都有水道相通。赵北口、端村、圈头(均为今雄安新区安新县村镇),都有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打水围的行宫。"水围围处水连空,蟹舍鱼庄处处通。无数楼台凭想象,蔚蓝波里认离宫。"自注:"端村、圈头,皆有行宫。康熙间打水围驻跸处也。今其遗址皆民居矣。"④ 端村、圈头都在保定安州西淀,有康熙、乾隆行宫。端村,众淀围之,东西袤一百二十里,南北广二三十里,至六七十里,周围三百三十里,有康熙水围。方观承《赵北口水围诗》回忆康熙到西淀、东淀打水围盛况:"大堤如墙泽深堑,十二长虹夹青甸。西淀东涧天所营,赵北燕南地谁判。排引清浊亟日月,派别滹濡陂郡县。敬忆仁皇水猎年,涂黄为习舟师便。穿雄掠霸走鱼龙,喷雷启蛰冰开堰。篙师纪猎日有程,二十五淀程西淀。矰火须盈十朝获,髓翠自足千夫膳。丛蒲攒蒋托灵滋,坻沼畦瀛添结撰。至今绿字摹穹碑,犹有彤云护行殿。"堤坝如墙,水泽如深堑,十二道长桥如彩虹。东淀、西淀,处赵北燕南。东西淀排引清河、浑河,分别滹沱河等。惊蛰后,堤堰冰雪融化,康熙到新安、雄、霸之间打水围,篙师记天子围猎日程,围猎收获丰富,足够千夫用膳。至今,围猎时碑刻仍在,彤云依然照耀着⑤。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皇帝陪皇太后前往曲阜祭孔,途经赵北口,乾隆皇帝首次在白洋淀行水围,建圈头行宫。越五年,乾隆去易县西陵扫墓后,再次陪同皇太后来白洋淀阅视水围,先后在郭里口、端村、赵北口、圈头四处驻跸,则白洋淀有四处乾隆皇帝的行宫。台湾平定后,蓝理进京,抵赵北口,误入水围中⑥。到乾隆时,端村、圈头,已有一水一麦之地⑦。

嘉庆时(1796–1820),霸州中亭河附近儿童栽宿麦,妇女种桑养蚕,天津大小直沽河航运繁忙,白塘口渔舟唱晚,都成为美景。中亭河畔已经种植宿麦,诗云:"观河近甸驻桑田"。"中亭本不容多水,南闸须令谨闭防。白足儿童栽宿麦,红裙妇女种柔桑。"⑧ 描述中亭河种宿麦的景象。"白塘口外水深深,

① 李光昭修,周琰纂:《东安县志》卷15《河渠志》,乾隆十四年刻本。

②《畿辅安澜志·桑干河》,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③ 吴　暻:《左司笔记》卷1,清钞本。

④ 史梦兰:《尔尔书屋诗草》卷65《东西淀舟行杂咏》,光绪元年止园刻本。

⑤ 董　诰:《皇清文颖续编》卷70方观承《赵北口水围》,嘉庆武英殿刻本。

⑥ 陈康祺:《壬癸藏札记》卷4"康熙间澎湖之战漳浦蓝军门实为前茅条",光绪刻本。

⑦《御制诗集》卷29《麦》,文渊阁四库全书。

⑧ 程晋芳:《勉行堂诗集》卷首《圣驾巡幸天津恭纪谨序》,嘉庆二十三年邓廷桢刻本。

三月桃花漾碧浔。鹤发渔人思献曝,钓来双鲤色拖金。”描述白塘口外三月桃花盛开、渔舟唱晚的景色。“大小直沽波濯绮,云帆叶叶影相衔。越商赵客争来往,疏导宁知帝所监”。“当年沽口石粼粼,今见桥头闸板新。豆子甑边看水色,鹭鸶飞起一双银”。“吴塘波色西湖景,点缀何曾胜此间”。描述大小直沽河道畅通,闸板新新,千帆万樯,赵商越客,往来不暇,景色堪比西湖美景、钱江潮涌。

胜芳镇及其附近风景优美,宛如江南。天津诗人歌咏:“白莲花艳胜芳镇,红药花开大觉庵;七十二沽花共水,一般风味小江南。”① 小江南,是明清人对北方农村物产丰饶、水利条件优良,风景优美之地的称号。天津诗人南游时,“忽忆故乡好风味,河豚海蟹淀青虾”②,不仅海蟹,淀蟹亦非常有名,“白鱼紫蟹四時肥”③,“霸州边塘泺霜蟹,当时不论钱”④。胜芳蟹,与阳澄湖清水蟹齐名,前门正阳楼饭庄的清蒸胜芳蟹,“蟹自胜芳来,先给正阳楼之挑选,始上市,故独佳”⑤;北京之蟹,“以正阳楼所售为美,价数倍,然俗以不上正阳楼为耻。”⑥ 胜芳松花、焖河蟹非常有名。无怪乎胜芳镇有小江南之美誉。随着滩地开发,人口逐渐增加,小村落发展为大集市,每逢农历四、九日有集市,称为胜芳镇。雍正时“有居民万余家,贸易时舳舻千计”⑦。届时“水则帆樯林立,陆则车马喧闹。百货杂陈,商贾云集”,胜芳镇被“列为直隶六镇之一”⑧。王庆坨邻近东淀(又称三角淀),昔为泽薮,素称水乡,四面皆葹苇居民,妇女编苇,男子打渔为生,“居民恃泽国为生涯,一日不操舟觅食,则妇子嗷嗷,俯仰无资。”⑨ 雍正四年(1726),永定河改道入三角淀,淤积成陆。乾隆七年(1742),丈量实有淤地百余顷,分给近处居民耕种,遂弃水转为农耕。人口增加和农业发展,使商业得到发展,乾隆二十三年(1758),在王庆坨设立集市,每逢农历三、八日有集市,商贾云集,人流如潮,热闹非凡⑩。到光绪七年人口逾万。总之,今河北平原一些集镇,多得益于永定河、大清河河淀淤地带来的农业、商业发展与人口增长。

可是,凡事都有利有弊,永定河淤地,可以种麦、稻、靛青,建立村落、集镇,也可以带来副作用。乾隆三十七年(1772)六月裘曰修奏称:“直省之弊,近水居民与水争地。如两河之外,所有淀泊,本以潴水。乃水退一尺,则占耕一尺之地。既报升科,则呈请筑埝。有司见不及远,遽为详报上司,又以纳粮地亩,自当防护。如塌河淀、七里海诸处堤埝,直插水中,其实原无堤埝之时,水发之后,仍然退出。而堤埝一立,水从缺口而入,漫滋既满,被淹更甚。及水退之时,不能仍从缺口而出,遂致久淹不退,积潦为灾,多由自致。而愚民无知,仍以筑堤为爱,遂日曲防重遏,甚有横截上流,俾无去路者。……仰祈勅下所司,一切淀泊原系蓄水之区,嗣后不许报垦升科,其淀泊中偶值涸出,不得横加堤埝。则凡水皆有归宿,不致壅遏为上游之害,而河道、民田,似不无小补”⑪。水退一尺,占耕一尺。甚至得寸进尺,影响河道运行,积水为灾,多由自致,这深刻地反映水灾的人为因素。

乾隆四十七年(1782),朝廷开展关于山东、河南及直隶村民占垦耕种居住河道的讨论。先,河南巡

① 华长卿:《梅庄诗钞》卷 2 庚庚集上《津沽竹枝词》,同治九年刻本。

② 华长卿:《梅庄诗钞》卷 14《于越吟》,同治九年刻本。

③ 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 112《引直沽棹歌天妃庙对》。

④ 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 151《引直沽棹歌天妃庙对》。

⑤ 夏仁虎:《枝巢四述·旧京琐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

⑥ 夏仁虎:《枝巢四述·旧京秋词》,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

⑦ 雍正《畿辅通志》卷 40《顺天府·关隘》,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嘉庆]《大清一统志》卷 9《顺天府·关隘》,四部丛刊续编景旧钞本。

⑧ 陈桢修,李兰增纂:民国《文安县志》卷 1《舆地志·集市》,民国十一年(1922)铅印本。

⑨ 乾隆《武清县志》卷 11《艺文碑刻》,乾隆七年刻本。

⑩ 王庆坨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编著:《王庆坨镇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年。

⑪ 陈琮《永定河志》卷 17 奏议,《乾隆三十七年六月裘曰修奏》,清鈔本。

抚胡季堂奏请:“黄河南北两堤,相距二三十里,及数十里不等,堤内均属河身,不便少有壅塞。近日堤内村庄甚多,并皆耕种麦苗,有碍河身,应饬令迁居堤外。”乾隆准奏,又让九卿讨论。乾隆谕军机大臣等,“胡季堂所称河滩地亩,尽皆耕种麦苗,并多居民村落,一遇水发之时,势必筑围打坝,填塞日多,是河身多一村庄,即水势少一分容纳。请敕下河南、山东、江南各督抚确查,令其拆去,迁居堤外等语。所见甚是。河滩地亩,居民日就耕种,渐成村落,一遇水势增长,自必筑墙叠坝,填塞河身,此弊由来已非一日,最宜严禁。从前朕阅永定河堤,即见有民人在彼耕种居住者,特谕方观承,令其嗣后严行禁止,勿使增益。彼时闻南河亦有此弊,曾于《阅永定河堤示方观承》诗内再三谆训。今河南、山东等省聚居河滩者,村庄稠密,更非永定河可比。若听其住居垦种,于河道甚有关系。着传谕萨载等,即行确加履勘,其堤外地处高阜,无碍河身者,自不妨听其照常居住耕种;若堤内地方,不便占居,填塞有碍水道,所有村庄房舍,该督抚等务须严切晓论,令其陆续迁移,徙居堤外,俾河身空阔,足资容纳。”胡季堂奏疏,将此传谕萨载等,并谕阿桂、英廉知之,所有大学士九卿等会议原折,俱着钞寄阅看①。让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看奏疏,就是让他们严禁村民占住河道。嘉庆十四年(1809)永定河道王念孙说,“增一分有粮之地,占一分蓄水之区”②。这都揭示了占垦耕种占住河淀,虽然能种植小麦、蓝靛,使农民居者有其屋,但无疑严重影响河道畅通。

[参 考 文 献]

[1] 陈茂山 . 清代乾隆年间华北水旱灾害及减灾备荒措施[A] . 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编:水利史论文集,第 1 辑《纪念姚汉源先生八十华诞》[C] . 河海大学出版社,1994 .

[2] 王建革 . 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M] . 三联书店,2009 .

[3] 吴文涛 . 历史上治理永定河的环境效应[J] .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4) .

[4] 王玮璿 . 清代永定河的滩地占耕问题[D] . 台湾东吴大学 2012 年硕士论文 .

(上接第 141 页)

其次,树立科学的农史发展观,坚持纵向、横向、交叉和综合多种方式研究。纵向的深入挖掘阐释,横向的国内以及中外对比研究,特别是交叉综合的现代大农业框架下的农史研究,将会大行其道,而《丛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叉综合研究示范。同时,我们还应加强农业与政策、体制、经济、社会、文化等的融合研究,在发扬传统农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借鉴或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以及其他新兴学科方法论,进行学科交叉协同研究,不断推进农史研究再上新台阶,取得更大的成果。

第三,农史研究还应注重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研究。历史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可能与现实相隔离。研究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当代价值,服务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就是对农业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和利用。《丛书》虽非此领域第一人,却是该研究领域做得最全面,且成果较为丰硕的,应该说为新时代农史研究工作开了一个好头,值得肯定。

① 王先谦:乾隆朝《东华续录》乾隆九十四,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戊子,2928 页,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永定河志》卷 18,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② 王念孙:《王石臞先生遗文》卷 1《查勘新旧唐河潴龙河并东西淀应浚情形禀稿》,嘉庆十四年十一月。